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辽吉各城市实况辑录

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赵镇藩（1）

沈阳、锦州沦陷纪略……熊正平（9）

日军侵占长春、吉林经过……冯占海（15）

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洪　钫（23）

江桥抗战和马占山降日经过……谢　珂（28）

双城阻击战和哈尔滨的沦陷……赵　毅（61）

马占山反正经过……李铭新（74）

东北爱国人士向国联调查团揭露

日寇侵略罪行经过……刘仲明　张韶泠（78）

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阎宝航（87）

东北军讨伐石友三的战争……于学忠（119）

日本鼓动张学良搞独立王国的一段阴谋……王家桢（125）

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及其

结局……宁　武（134）

附注

对《江桥抗战和马占山降日经过》一文的补充和

订正见《选辑》第三十四辑二五七页

对《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一文的

China

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辑二二四页

对《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及其结局》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辑二二四页、第三十一辑二九四页

九一八事变日軍侵占辽吉各城市实况輯录

日軍进攻北大营亲历記

趙　鎮　藩

九一八事变时，我正任东北軍第七旅的参謀长，事变的当天晚上旅长王以哲不在軍中，我正在北大营旅部住宿，亲身遭受了日寇的突然袭击，率第七旅退出北大营，現将当时情况追忆如下：

事变前的敌我形势

日寇图謀东北，由来已久。由于清政府昏庸腐敗，允許日本在南滿駐軍，日軍早已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鎮和主要交通干綫。迨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已根深蒂固。当时日本駐在辽、吉的軍队实力和分布情况如下：一为鉄路守备队，司令部設在公主岭，下轄四个大队，分駐公主岭、沈阳、大石桥和連山关，是永久駐屯性質，由国内各正規师团抽調兵力編成。一为駐屯师团，师团司令部駐辽阳，下轄两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騎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一个旅团司令部駐柳树屯，所属两个联队，分駐柳树屯、旅順；另一个旅团司令部駐鉄岭，所属两个联队，分駐辽阳、公主岭；騎兵联队駐公主岭，炮兵联队駐海城。这一部分駐在东北的

China

常备师团，每两年与国内师团輪換一次。 此外还在旅順設有要塞司令部，轄旅順重炮兵大队，以及属于关东軍的先兵队和特务机关等。所有以上部队統归关东軍司令部指揮。关东軍司令部原設在旅順，九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在日軍的編制上，关东軍司令部的职权很大，司令官直隶日本天皇，有帷幄上奏之权，遇有非常事件并可当机立断，也就是說，只要日本軍閥認为条件成熟，随时就可以制造借口，发动侵略战爭。

一九三一年，日本軍閥为了力謀实現其大陆政策，即多方制造借口，向我寻衅。是年八月，日本侵略者継万宝山事件之后，又借口中村事件，积极准备軍事，企图发动进攻。 八月下旬，日本鉄路守备队即秘密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同时駐在朝鮮境内的十九、二十师团全部开抵图們江沿岸，并举行水陆联合演习，侵占我国龙多島和图們江領水；南滿鉄路沿綫日軍亦同时举行演习二周，武装示威。九月初，新任关东軍司令官本庄繁到南滿路沿綫巡視并检閱部队。九月八日，日軍越境在沈阳北边門外架机枪演习，并在合堡大街实行街市战斗演习，随后并不断地演习城市边沿战、夜战和拂晓战等等。日本在东北的在乡軍人，亦于九月八日奉到密令，分别集中沈阳、长春、哈尔滨报到。沈阳日軍当局并于九月十日左右分别召集沈阳日侨开会，以中村事件来借題发揮，煽动日侨仇华情緒，并发給枪枝，摩拳擦掌，跃跃欲試。 这时适有駐沈阳的日軍第二师团第十五旅团三十三联队要"瓜代"归国，我們照例为村田联队长餞行，他在酒兴正浓时道出了自己的心情說：中国好，不愿意归国；又說：归国后不能升級，又不能进入陆軍大学，只有退伍，表示留恋东北。随后他又在酬謝我們时向我透露：他的联队奉到新的命令，归国的部队必須等到新兵到齐后同时返国，他感覚奇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怪。同时我們还获得情报說：沈阳南滿站附属地縫級厂正大量赶制中国軍服，用途不明。 所有以上征候，都說明东北形势险恶，大有山雨欲来风滿樓之势，当时东北有識之士都預感到日寇对东北的侵略战爭就要爆发了。

在形势这样危急的情况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但平时不做对日作战准备，而且連年进行軍閥混战，陆續抽調东北軍队入关，使东北边防日益空虛。一九三〇年蔣、閻、馮中原大战，相持数月，胜負不决，九月間，张学良为了帮助蔣介石战胜閻、馮，将东北軍主力大部分开进了关內，随后为了巩固蔣介石的政权，张学良也长期住在北平。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間，由于国民党內部爭权夺利，以蔣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为代表的广州国民党政府发生了新的內战。中原大战后投降张学良、駐在河北順德一带的石友三，受广东国民党非常会議收买，就任第五集团軍总司令，并勾結日本帝国主义，联合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于七月間通电反张，进犯平津。此时日本侵犯东北阴謀日益显露，形势日益危急，但张学良不但沒有将东北軍調回关外以作防备，反而把尽可能抽調的部队，抽調入关，参加討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省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調进了关內），致使东北防軍兵力益形单薄。当时东北軍将領对于这样抽調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个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說："东北軍为了討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連箝帶銃鉉都拿出来了。" 这样，东北在軍事上陷于非常空虛的状态。吉、黑两省只剩下五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团編制的省防旅。 而处在日軍強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也仅留王以哲第七旅、张廷枢第十二旅和张树森騎兵第三旅分駐沈阳、錦州和通辽，常經武第二十旅駐洮南一带；連同火力很弱、

China

平日缺乏訓練而又被腐朽昏庸的张海鵬和于芷山所掌握的洮辽和东边两个鎮守使署所轄的两个省防旅在内，辽宁全部兵力也不过五、六个旅。特别是当时东北軍队的高級軍官們缺乏抗日意志，充滿恐日心理，平素毫无对日作战准备，因此，日軍一旦发动进攻，就不战而溃了。

第七旅的应变措施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王以哲和我反复进行了研究，認为如果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为了研究对策，遂于八月間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軍官和情报人員共同分析研究。大家一致判断必然要发生事故，当即将所得材料加以整理，交王以哲携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請求将关内东北軍調回一部分，以防万一。不久王以哲回沈阳，向我們传达了张学良的应变指示。王以哲說："张副司令已經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蔣介石，蔣指示暫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訴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軍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針。"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轉来蔣介石的銑（八月十六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国家民族于不顧，希轉飭遵照执行"等語。

王以哲对于执行蔣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当时是比較"忠实"的。他由北平回来后，有一次召集团以上軍官研究我軍如遭受日軍攻击时如何对付的方案。我和团长王鉄汉、张士賢、王志軍以及丁、朱两参謀都說："遭受日軍攻击，采取不抵抗方針怎么能成呢？那样，全軍势必遭受歼灭。"王以哲笑着說："这是中央的命令，有什么办法？我們要絕对服从。"大家都不同意王以哲的意見，朱参

China

謀說："中央命令固然要服从，可是也不能坐着等死。"有人說："根据上峯的指示，敌軍不来我們不能走，但是敌軍若来了我們想走也不成，只有起来应战，不抵抗怎么能成呢？"最后王以哲作了个見机行事的决定。所謂"見机行事"，就是敌来我跑，但是逃跑也得抵抗呀，否則也逃跑不了。經过反复研究，我旅决定对于日軍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如果敌軍进攻，在南、北、东三面待敌軍进到距营垣七、八百米的距离时，在西面待敌軍越过鉄路时，即开枪迎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軍退到东山咀子附近結集，候命行动。 为了应付事变，还采取了下列各項措施： 1. 官兵一律不准归宿； 2. 加強营垣工事； 3. 継續加強偵察； 4. 为了防止敌軍伪装我軍官兵进行偷袭，特将我軍官长改变姓名，更換符号顏色，放在兜内，以易于識别。

日軍进攻北大营情形

九月十八日上午，日軍第二师团第三十三联队长村田来到北大营要求見王以哲，我答以王旅长出席水災会議未回。村田对我說："赵参謀长，这些天咱們之間多事，容易发生不友好、不信任的問題。咱們相处得很好，如果一旦发生事故，希望不要扩大事态。"我回答說："你的意見很好，但是最好不要发生任何事故。"

当日白天平靜无事，至晚間十点二十分左右，突聞轰然一声巨响，震动全城（事后方知是日軍在南滿路柳条沟附近炸毁鉄路，誣为我軍所为，以作发动事变的借口）。不到五分鈡，日軍設在南滿站大和旅館的炮兵陣地即向我北大营开始射击，并据情报人員报称，日軍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我营开始进逼。我得报后，向三經路王以哲家打电話。王說，他去找荣参謀长研究。当时因王以哲

China

旅长不在軍中，我除一面立即下令全軍进入預定陣地外，一面并用电話直接向东北边防軍总参謀长荣臻报告。他命令我說："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庫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我說："把枪放到庫房里，恐怕不容易办到吧。"过了不久，我又借汇报情况为由，打电話給荣臻，希望他改变指示。我說："这个指示已經同各团长說过了，他們都認为不能下达，而且事实上也作不到，官兵現在都在火綫上，如何能去收枪呢？"荣臻仍然坚持說："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問題，由你負責！"我問他王以哲是否在他那里，他說：曾来过，已經回旅部去了（王在回旅部途中被阻折回）。我覚得荣臻难以理喻，就挂上电話，命令各单位仍按原定計划准备迎击敌軍。

到了十一点鈡左右，北大营四面枪炮声更密，有如稀粥开鍋一样。这时荣臻又来电話問情况，我向荣臻报告說，敌人已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垣，情况紧急，把枪放进庫內办不到，并向他建議是否可将駐洮南的常旅（第二十旅）調来。他仍說不准抵抗，并且說，調常旅已經来不及了，指示我們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移动。

深夜二时許，敌軍已迫近营垣四周的鉄絲网。我鉴于情况非常危急，就决定利用敌軍迟滞前进的間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部队由东面按照原定計划向东山咀子撤退，結集待命。我軍与敌人激战到下半夜三点多鈡，伤亡頗多（事后調查，計伤亡中校以下官兵二百九十余人），敌人已从南面突入营垣。我当即命令旅的卫队連，反击突入营垣之敌。这时我旅所有对外联系的电話全部不通，同时西面的敌人也突入营垣，接着旅部前后都发現敌人，展开了巷战，我始下令突围。当部队突围时，仍有部分軍官盲目执行荣臻不准动的命令不肯走，最后硬由士兵架着突围而出，始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免于被日寇俘掳。

北大营打了一夜，王以哲始終未回軍中，也未来电話指示部队如何抗击敌人的进攻，及至我率部队脫出重围抵达东陵附近时，始遇我旅軍械官方貴传达他的命令說："旅长让我告訴参謀长，将枪搜集到一起放在东山咀子庫房内。"我說："敌人还在后边追着，那怎么能成呢？"我沒有执行王以哲的收枪命令。

在抗击敌人进攻的战斗中，第七旅的大多数軍官和广大士兵都是英勇的，他們奋不顧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軍的进攻，他們还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已經給他們的长官下了可耻的不抵抗主义的命令，因此，他們一面反击敌人一面問："兄弟部队为什么不前来增援呢？""我們的飞机为什么不起飞参战呢？"及至撤出北大营，他們还很关心地問："我們几时反攻回来呢？"这說明了广大的东北軍的軍官和士兵是爱国的。但是有一部分团以上軍官由于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战斗意志却是消沉的。虽然事前已規定官兵不准归宿，但旅长王以哲經常不在軍中，日軍进攻北大营了还不回旅指揮；团长张士賢当晚也回家未归；另一个团长王鉄汉炮响起来了才临时赶回軍中，因而指揮不灵，使部队的战斗威力不能很好的展开，不得不在日寇的猛烈进攻下狼狽撤退。

同时，駐在北大营的軍事单位很多，而事前又缺乏联系和統一应变的措施，战事发作后又沒有統一的指揮，大家都爭着及早脫出危险，以至由于有些单位撤退过早，反而暴露了部队突围的企图，使敌人的攻势愈益猛烈。及至营垣内发生巷战，还有很多部队被敌人牽制着不能脫离战場，最后陷于狼狽逃命状态，使部队遭受很大損失。

China

我軍撤退經过

十九日清晨五点多鈡，我軍撤退到东山咀子，稍加整頓。六点多鈡，发現敌軍騎兵来袭，当卽决定向山城鎭轉移，因山城鎭地形复杂，且駐有于芷山部，同时也便于解决补給和冬服問題。出发后，約十点多鈡，因有敌机三架空袭，决定就地隐蔽休息，俟天黑后行动。我軍在敌軍空、騎、步联合部队的追击下，三日后方始到达山城鎭。

当我見到于芷山，把敌軍攻击北大营的經过和我軍轉移到山城鎭的原因告訴他时，想不到他竟然要求我們离开山城鎭。他說："你們的給养和冬服問題我可以帮助解决，不过有一个条件：你們得离开此地，免得我們遭到日机襲炸。"我見他心地如此卑劣（此人以后投降日寇，作了伪滿大汉奸），感到非常气憤，对他說："日本人还能分于芷山、王以哲两旅不同嗎？"双方爭执不下，最后他見我的态度很坚决，就要求王以哲来面談。恰巧这时听說王以哲已到草市車站，正在打听我的下落，我随卽派人把他請来。王以哲来后，我向他說明情况，認为不能接受于芷山的条件。他說，这里不能久呆，能得到給养就算了。

我随卽同王以哲研究此后的行动問題，决定第一步先到錦州候命。王以哲說，为了解决补給問題和請示机宜，他要換上便服先走，部队交給我負責率領。当时我不贊成去錦州，因为我認为短期內可能反攻，走了容易回来难，主张留下打游击，以策应反攻，但王以哲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械弹給养无法补充。

部队到达錦州后，王以哲已先到。他見到我，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对我說："当时如果听我的話（指把枪放在庫里）就坏了，

China

我这个旅长是你給我的，謝謝你。”

不久我們部队卽离开了东北，开进了山海关，进駐清河鎮大樓休整。

沈阳、錦州淪陷紀略

熊　正　平

九一八事变的前夕

九一八事变时，我(当时名熊飞)任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公安局长由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黃显声将軍兼任。当时沈阳市武裝力量除正規軍队外，全市警察和公安队共約两千人；其他各县也都有警察和公安队，人数按县的大小不同。

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沈阳形势卽日漸紧张。我接到情报后，都随时向警务处长黃显声报告。黃曾在一次省政府会議上向省主席臧式毅提出报告，并亲見代理东北边防司令长官职务的荣臻参謀长作了报告。臧、荣二人都指示黃遥报张学良，黃遂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他回来向我說：“副司令派王維宙(王树翰)代表他到南京請示中央了，蔣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約及国联，日本不能強占我領土，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副司令又說，你們地方武裝可加紧訓練，严加戒备’。”黃显声回来后卽将辽宁公安队改編为十二个总队（三县至五县編为一总队），并拟請更換武器，以备必要时使用。

是年八月中旬情况更加紧张：中国人到南满、安奉路綫工作漸

China

形困难，日本关东軍大量向沈阳集中，并在沈阳南滿站日本忠魂碑附近架設大炮数十門，炮口指向城內。日本侨民紛紛传說，日軍将占領沈阳，解决中村事件問題。我向黃显声报告后，黃又据情向荣臻、臧式毅請示，万一日軍进攻，如何处理。荣、臧指示說，"中央一再指示，避免冲突，不可扩大事件。"九月十七日早十时，荣臻与日本关东軍代表会談中村事件的解决办法，承認惩办凶手，賠償損失。荣臻、臧式毅等認为这一事件既已如此解决，即可望不致扩大了，因而未作任何应变措施。

日軍进占沈阳实况

九月十八日晨，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賢二由日本国內回到沈阳与本庄繁見面，聞其携有密謀，将采取爆发行动。我得此情报，遂向黃显声报告，黃当晚到市公安局办公。夜十时二十分鈡，日本南滿站忠魂碑附近的炮兵突然开炮向我北大营射击。十时五十分，王以哲也赶到市公安局，与黃显声会商如何应付。王以哲表示如被攻击，即服从命令，退出北大营，向东山咀子东北講武堂撤退。黃显声則表示公安各分局队将尽力支持，非到不能抵御时，决不放弃駐地。

九月十九日晨，日軍占領了北大营，复向我軍追击。第七旅撤退到东山咀子后，会同講武堂官兵学生向海龙方向撤退。同日，日軍攻占我沈阳市商埠地及大小西关，这些地区的各警察分局及公安分队与日軍接触后，頗有伤亡，余部集中东关公安总局及公安总队部。

九月二十日，日軍継續攻占我大小北关和大小南关；日軍飞机多架，不时在空中偵察，有时扫射，居民有些伤亡，并有坦克車多

China

輛，在街上縱橫馳騁，商民憤恨异常。时市公安局尚能与臧式毅通电話。二十日下午日軍占領了沈阳兵工厂及东塔飞机場，并开始于其占領区派持枪上刺刀的士兵在較重要的街巷路口站崗，并有日本宪兵向民戶搜查武器及抗日分子。淪陷区的警察及公安队除向总局及总队部集中外，尚有一部分分散潛匿于各人家中。当时大汉奸赵欣伯开始作建立伪政权的活动。

九月二十一日夜間，沈阳砖城各城門及东关公安总局、公安总队部大門，先后被日軍坦克車攻开，守門公安队颇有伤亡。在总局及公安总队部集中的員警及公安队官兵受黃显声的指示，尽量携带武器弹葯，以分局分队为单位由后門退出，連夜經新民向錦州集中待命。

二十二日，伪自治警察局成立，伪警左臂带白臂章，以維持秩序为名，实际是伪政权的开始；同时地方維持会也在酝酿成立。荣臻、黃显声看到形势日非，遂化装去北京，請示以后行动。臧式毅未及走脫，在家被日軍包围。我督率警务处人員及沈阳市警察及公安队分散潛匿市内的人員，向錦州集中。当时其他各机关公务員及各人民团体負責人不甘心为敌人利用者，紛紛由皇姑屯上火車轉赴錦州或北京。当时皇姑屯至北京的鉄路尚能通車，但皇姑屯車站有日軍放哨，检查甚严。

我率大部警察及公安队到錦州后，受黃显声指示，整編警务处及公安騎兵三个总队。九月底，米春霖奉张学良命令由北京到錦州，代理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的职务，其他各省府委員及厅处长也多到达錦州。辽宁省政府在錦州正式成立，荣臻也率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大部分职員到錦州办公。当时据我方遺留在沈阳市的人員向錦州的辽宁省政府报告說：日軍逼迫臧式毅仍以省主席名

China

义办事，但称新政权（即伪政权）。至此，沈阳遂全为日軍占领。

东北当局平时对日軍既毫无作战准备，事变起来又不抵抗，致使大批作战物資均被日軍攜去。东北兵工厂一处即損失步枪九万五千余支，各式机关枪二千五百余挺，各种口径的大炮六百五十余門；迫击炮厂損失各式迫击炮二千三百余門；东北航空处損失各种飞机二百六十架。此外，还損失了大批的弹葯、器械、被服、粮秣等。而在沈阳的駐軍如东北步兵第七旅、长官公署卫队、东北講武堂、辽宁省警务处、省会公安局等亦損失武器甚多。至于东三省官銀号、边业銀行、中国銀行以及其他各机关、企业、学校等損失的物資更是不計其数。

扑灭两起伪軍的胜利

九月底，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及辽宁省政府在錦州开始办公后，調駐通辽的騎兵第三旅、駐洮南的步兵第二十旅集中錦州附近，連同原駐錦州的步兵第十二旅沿大凌河（在錦州东三十五里）布防，維持辽西一帶的秩序；辽宁省警务处新編的公安騎兵三个总队，駐錦州北二十里的三屯附近整訓。十月二日，日軍飞机九架来錦州轰炸交通大学（辽宁省政府办公地址），有俄籍教授一人炸伤了右腿，附近居民伤七十七人，省府人員无伤亡，次日即分散办公，警务处移住东关一个皮鋪院內。

日軍进占辽、吉后，即积极进行建立伪政权和組織伪軍的活动。十月初，日本关东軍派其豢养多年的汉奸凌印清为东北自卫軍总司令，仍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国旗。司令部駐盘山沙岭鎮。日軍派浪人仓岡繁等十五人为凌的顧問。当时日本报紙对这股伪軍大肆宣传，声称編了十八个师，实质上凌印清是个光杆，自己

China

并没有武力，只是給辽西一带的几股胡匪发了些委任状，企图收买胡匪，扰乱錦州。代长官荣臻命令黄显声扑灭这股伪軍，黄即派我带两个公安騎兵总队前去剿办。

我到盘山后找到了当时任伪第一师第一旅旅长的我的学生单庭秀，說之以大义，动之以利害。单庭秀向伪第一师师长項青山等传达后，項青山等遂即将凌印清及日本顧問等擒获，只留仓崗繁一人，其余均就地枪毙。 随即将搜获的敌伪証据如日本参謀本部的委任书，以及伪司令的大印、伪軍編制表等，持赴北京报告张学良。张学良賞出力人員現洋五万元，但不許将反正部队編成正式部队，只准成立地方部队或义勇軍。遂由黄显声委項青山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軍第一路司令，駐盘山；张海天（即老北风）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軍第二路司令，駐辽中；盖中华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軍第三路司令，駐台安。

十一月初，日本关东軍又派张学成为东北自卫軍总司令，在黑山县高山子附近张作霖的地窝棚設司令部，乱发委任状，收編辽西一带的胡匪，号称为軍队，編成十八个旅，并有四个日本浪人做他的顧問，用紅蓝白黑（旗右上角）滿地紅的旗帜（这也就是以后伪滿州国用的国旗）。这支伪軍的声势不如凌印清之大，但张学成是张学良的堂弟，熟悉东北内部的情况，荣臻、米春霖感觉难以处理。黄显声說："誰投降日本作汉奸，都应当消灭他，张学成也不能例外，并且张副司令也不会同意他的堂弟作汉奸的。"他并亲赴北京見张学良建議进剿。后經张学良电荣、米派我率公安騎兵两总队往剿。因我当时往盘山給項青山等发賞金，編制他們的部队，并处理战俘仓崗繁，乃派第二总队长庄景福带公安騎兵二、三总队，乘火車到高山子下車，一战即将张学成及日本顧問等击毙，并生擒伪旅长荣庭

China

等多人。我将所获証据如伪总司令大印、旗帜、布告、文件等带到北京报告张学良，张学良又賞出力人員現洋五万元，并命令将俘获人員一概遣散，不得留用。 日本人在辽西一带搞起来的第二批伪軍又被我們消灭了。

日本侵占錦州实况

十二月初，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顧維鈞与日本大使交涉，双方决定划錦州为中立区，命令駐辽西的东北軍撤至山海关内，留我率公安騎兵三个总队維持錦州一带的治安，并防守大凌河岸；并約定日軍不过大凌河，听候国联派調查团前来調查解决东北問題。因此，駐錦州的步兵第十二旅、第二十旅和騎兵第三旅，陆續撤退至山海关内，留在錦州的武力只有我率領的公安騎兵三个总队，高級人員只有省府秘书长黃剑秋、警务处长黃显声及其秘书刘瀾波等。十二月下旬，我派公安騎兵第三总队防守大凌河南岸，以第一、第二两总队駐錦州附近。旋接情报，知日軍以第八师团集中皇姑屯、馬三家子一带，准备了二十列火車，拟向錦州、山海关进攻。 黃显声即用电話报告张学良，张学良指示說，不遭攻击，不准撤退；如遭攻击不能抵御时，可率三个总队退入关内。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日軍第八师团先头部队到达大凌河东岸，向我軍展开包围攻击，并分别在三个地点用炮火掩护步兵实行強渡。我守河岸的第三总队开枪还击，双方互有伤亡，敌軍最先渡河的七人被我軍擒获。 时已天黑，我軍又无重武器，难以固守，遂向城内撤退，至城内时，已經夜半。黃显声率省府人員退至城西二十里的楊官屯，我仍駐城内。后半夜二时，日軍开始攻城。四时，我命令炸毀女儿河鉄桥，保护省府人員向虹螺峴、錦西撤退。一月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